



雲臺新志

ル 5  
1103  
6



1103  
卷 6

雲臺新志卷第十六

叢譚

石室道人崔季珪敘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恠之間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已及也水經注

國朝陳文述東海仙跡詩鬱洲旅逸詩鈔

迢迢郁洲山石室有仙士不談亦不對無從問名氏我讀述初賦極目東溟水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



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住僅一年往歸原居者數百家遊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司空掾徙署丞相徵事遷五官將長史太祖征吳原從行率節三國志別傳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孔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接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紫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己任授手援溺

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命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

陳文述鬱洲山訪邴根矩故居

鬱洲旅逸詩鈔

當年邴根矩操尚世稱難所至居人聚其名學者嘆多事孔文舉遲歸管幼安鬱洲山色好何不久盤桓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承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入魏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

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旂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就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棲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且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官任僧紹

隨歸住江乘攝山

節南齊書

成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徙郁州爲道士注老子道德經二卷又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注莊子三十卷疏十二卷書成道王元慶遣文學賈鼎就授大義嵩高山人李利涉爲序又注流演窮寂圖五卷易流演五卷言易者宗之

本唐書藝文志參宋史藝文志

陳文述東海仙跡詩

鬱洲旅逸詩鈔

老子道家祖莊子老氏徒善易不言易繪圖還著書我懷成公綏長嘯青山隅

馬待封東海人開元初修法駕待封能窮技巧於是  
指南車記里鼓相風烏等待封皆改修巧踰於古  
又爲皇后造妝臺中立鏡臺臺下有兩層皆有門  
戶后將櫛沐啟鏡奩後臺下閉門有木婦人手執  
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卽還至於面脂妝粉眉黛髻  
花所應用物皆木人所執繼至取畢卽還門戶復  
閉如是供給皆由木人后旣妝罷諸門皆闔乃持  
去其妝臺金銀彩畫木婦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  
待封旣造鹵簿又爲后造妝臺如是數年敕但給  
其用竟不拜官待封恥之又奏請造欹器酒山撲

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其酒山撲滿中機關  
運動或四面開穴以納風氣風氣轉動有陰陽向  
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斝酒使出入皆若  
自然巧踰造化旣成奏之待封於是變姓名隱於  
西河山中至開元末待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  
賜也嘗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撲滿欹器等  
酒山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有大龜承盤機  
運動皆在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巒殊妙盤  
以木爲之布漆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繞山皆列  
酒池池外復有山圍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煨

鐵爲之花開葉舒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腹有龍藏半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卽取之飲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門卽開有催酒人具衣冠執板而出於是歸盞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閣門卽閉如復遲者使者出如初直至終宴總無差失山四面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酒納於山中北席闌終飲池中酒亦無遺矣欵器二在酒山左右注酒其中虛則欵中則平滿則覆卽魯廟所

設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誠盈孔子觀之而稱善焉

杜預造欵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常

器耳

太平廣記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

試海不揚波賦卽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

云收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

光而靜去三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王銍四六話

徐生海州人學道鬱林觀一夕化去旣葬有人在秦

山下見之生謂其人曰此一履可寄歸東海初履

未到時觀中先聞異香數日不散及履至乃葬時

物因啟塚視之存空棺知為尸解云

明淮安府志

徐簡神仙鑑徐洪客入閩至汀州獅子巖居此

精修神會定光佛得其道要遂雲遊淮安府海

州有巖亦名獅子見其秀麗存以煉丹嘗手摩

山石掌跡在焉因號仙掌戲以浴丹水潑近處

山上紅壁丹崖遂名朱紫後於巖下尸解

陳文述東海仙跡詩

鬱洲旅逸詩鈔

學道鬱林觀誰似徐生者一朝蟬蛻去遇之泰

山下隻履寄將歸空棺埋古瓦

蓑衣師者張氏名志朴自號閻浮子兗州泗水人隱

居東海雲臺嘗山行羣鹿隨之有萬均者見焉即

曰爾國器也後以功授洪都統制膠西守趙德義

將之官患航海往禱之師曰吾助汝無憂也既登

舟白龍隨之一夕而達淳祐間憂旱鄉人叩之果

大雨寶祐甲寅二月有鹿銜竹枝來語人曰吾將

逝矣六月果卒

明淮安府志

陳文述東海仙跡詩

鬱洲旅逸詩鈔

亦以蓑衣名自號閻浮子入山招鹿隨渡海喚

龍起福地有茅庵蒼梧續仙史

丹霞僧居雲臺山結草棲禪夜誦經聞叩門聲啟戶

視之乃少女自言我靈照女求宿於此僧峻拒之  
女忽不見因感悟道心益堅年八十餘坐化後人  
為立丹霞寺今水流村遺址尚在

崔志

陳文述東海仙跡詩

鬱洲旅逸詩鈔

昔有丹霞僧因建丹霞寺丹霞燒木佛或者僧  
前世夜深誰叩門靈照來相試

張鴻烈字毅文山陽人廩監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  
辭授翰林院檢討以上疏言事謫官徙宅於東海

郁洲之上同僚賦詩為別初鴻烈之父思卜築此

山故鴻烈成其志云

唐州志

國朝朱彝尊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曝書亭集

郁洲山在滄海東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叢  
方草木仙士石室存焉崔季珪述初賦所云吾  
夕濟於郁洲者也翰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  
疏謫官將徙宅於洲之上行有日矣惜君之去  
者咸賦詩為別或謂翰林非言事之官郁洲非  
可居之地君所為近於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  
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  
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彝尊曰子嘗好遊道出  
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堤水下於堤三



尺再過之則堤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堤上聚土以爲坊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民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於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前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邛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

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就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爲序

毛奇齡送張檢討歸郁洲山序

西河文集

予以入館之七年請假歸里未能乞官湖爲棲息地也同官張毅文以言事去職自言家海東有郁洲山卽山海經所稱郁州者山周八百里而四環於海林洞掩薄中多良田先考功思結廬其中而未逮也子將長往焉竊思毅文無言責其所以蹇蹇直陳撞九閭之鑲而不自顧者

夫亦以鄉里蕩析人將為魚思稍籛其災拯滔  
滔而出之於溺因不憚越職言事乃

聖朝既行其言而徒以封題細故少就裁抑反輕去  
其鄉悻悻蹈海以自擲於波濤出沒之中是豈

此邦難與居與毅文本良史職司記注即厭承  
明亦當自抱經術棲遲槐市間

時毅文宜  
補助教

以出

與朝士相周旋而乃木石是居下同鹿豕何其  
憊也吾聞郁洲從鬱林飛來又名鬱洲其山中  
所植尚多笏荔柑蕉之屬曩時崔季珪遇仙人  
而悅之夫以入世之難測升沉反覆杳不可定

則睹茲山之變幻而彷彿與仙人者遊豈亦依  
約玩世之微情也乎予隨考功先生父子登曲  
江樓飲酒賦詩辟易千百人越二十年而考功  
先生仍然就安車應建元之

詔率毅文與予同上金馬門予因得與毅文並授館  
職不十年而考功已厭世曲江樓傾廢不可復  
問而予與毅文又復於編纂之餘相繼言去嗟  
乎雖欲不為棲息地而何可得焉

孫在豐送張毅文歸鬱洲

尊道  
堂集

蒼梧飛落碧雲流天畔神山古鬱洲花竹千家

雙去棹煙波萬里一浮鷗月將珠貝臨書卷樹  
作珊瑚沸釣鈎踏破錦苔留片石淮東江北海  
西頭

主恩重掃舊漁磯閭闔會排路豈迷瓠子無愁沈白  
璧桃花有徑覓丹梯一封已重民岳顧三賦從  
沾

御墨題歸去名山還著作隨君清夢海雲西

海州南有溝水上通淮楚公私漕運之路也寶應中  
堰破水涸州差東海令李知遠主役修復堰將成  
輒壞如此數四費用頗多或說梁築浮山堰以鐵

數萬斤墳積其下乃成知遠依其言果塞初堰之  
將壞也輒聞其下殷如雷聲至是其聲移於上流  
數里蓋金鐵味辛辛能害目蛟龍護其目避去故

堰可成

封氏聞見記

元孫通字世亨居東海孫家山性至孝遭母喪貧不  
能葬號泣感天忽夜聞錢聲達旦視之錢壅戶外  
通取以葬母餘悉歸官官謂通曰此汝誠孝所感  
因奏聞旌表其門

顧志

顧烈婦海州鳳凰城沙生妻沙本儒族婦亦工詩順  
治乙酉八月

大兵攻城將破婦與生妹先後題詩於壁同墮樓死  
許石華編胸海詩存斷自

國初故閩秀詩中未錄二烈之作錢塘陳雲伯哀其  
烈而有文賦東海雙鳳凰詩以弔余考二烈之詩  
載唐陶山先生州志中顧烈婦詩云海上烽煙暗  
素秋山城文獻盡墟邱紅顏早不埋黃土薄命今  
惟墮小樓四德無慚當日訓三從行向此生休繁  
冤劇恨難宣寫夜夜青燐古陌頭沙烈女詩云山  
城一旦破重闔百萬貔貅正聚屯皎日匿暉雲黯  
黯驚塵彌望騎粼粼紅顏自古多罹厄白璧無瑕

始見珍苟且得生何若死與君同作墮樓人宜錄

以傳之

朱野鶴  
筆記

陳文述東海雙鳳凰詩

鬱洲旅  
逸詩鈔

崔嫂才名並蔣姑鳳凰城畔鳳凰雛庭前碧幹  
森修竹門外青山近舁榆慷慨題詩矢貞潔從  
容徇義尖須臾千秋正氣關家國金谷何勞比  
綠珠

東海西鳳凰山巔有武安宮祀關帝前明時倭入寇  
將掠南城遙見城堞軍容甚盛纛旗隱約見一關  
字帝戎服立馬城上如世所繪者賊駭遁

劉荆山  
筆記

康熙間東海巨平村諸生成儉病絕恍惚見所謂閻羅王者對簿多過失惟事寡母甚孝王曰爾以孝故得從末減其益勉爲善士後十二年某月日算乃絕也命田將軍橫送之歸旣蘇重修田將軍墓爲立碑後卒年月日悉合

劉荆山筆記

鳳凰城南門內正中有一石塊拳曲外向昔人埋此自有深意康熙四十五年有上官按部至土人恐礙車仗掘之自此南門外海漸淤

劉荆山筆記

道家有所謂天地水三官者歸震川集有三官廟記云其說出於道家以天地水爲三元能爲人賜福

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稱焉或又以爲始皆生人而兄弟同產如漢茅盈之類也是震川初未嘗考其由來郎瑛亦但謂天氣主生木爲生候地氣主成金爲成候水氣主化水爲化候其用司於三界而以三時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當三臨官故又曰三官則瑛亦未究其出自何處按通志有三元醮儀一卷但不題撰人姓氏宣和畫譜有名畫周昉三官像圖及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皆有之又東坡集中有水官詩乃大覺蓮師以唐閻立本所畫水官贈老泉老泉作詩報之兼命坡公屬

和者然老泉詩徒摹寫閭畫東坡亦第述立本之  
以畫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  
侯斯所撰曲阿三官祠記謂漢熹平間漢中張修  
爲太平道張魯爲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爲尤  
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  
祭酒等號分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首書名氏及  
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葬之  
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  
於此云云此最爲得實但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典  
略謂爲太平道者乃張角爲五斗米道者乃張修

後漢書及司馬通鑑亦同景濂乃謂修爲太平道  
魯爲五斗米道不免小誤按松之所謂張修應是  
張衡卽張魯父也典略誤耳然張衡等但有三官  
之稱而尙未謂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  
爲三元日則自元魏始魏書孝文帝以太皇太后  
喪詔令長至三元絕告慶之禮是三元之名魏已  
有之蓋其時方尊信道士寇謙之三元之說蓋卽  
謙之等襲取張衡三官之說而配以三首月爲之  
節候耳冊府元龜唐開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  
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齋

日都內人應有屠殺令河南尹李適之勾當總與贖取並令百姓是日停宰殺漁獵等自今以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官禁斷舊唐書武宗紀會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斷屠三日宋史方伎傳苗守信精道術上書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皆不可以斷極刑事下有司議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趙翼陔餘叢考

雲臺三元宮有碧玉圭一白玉帶二佛衣二襲一繡佛千一繡佛萬皆明神宗朝宮中頒賜

常安游雲臺山記

萬厯間山陽謝淳入雲臺山為僧因三元宮舊基謀重新之購木南京上河賈問之以實告驚曰昨有三秀才以貲買木盡判其木曰明日謝淳來足價今果然其神乎遂將排木盡施內有榎楠數十買亦不知也乃由京口入廟灣海口排忽崩淳大戚而歸越數日山麓徐瀆場大浦內湧出榎楠無數皆直流與排合悉鑄雲臺山字浦去山巔徑最險五尺之童呼邪許上下如飛人以為神云

東海志

雲臺開山高僧當以無相為首功無相名德證俗姓謝氏山陽素封家明神宗中葉盡傾家財創建三

元宮以至東海防倭之城塔灣通津之渡亦蠲費  
修之時江淮大饑無相興此鉅役全活數萬人用  
是名動宮禁慈聖太后賜紫衣法寶頒大藏全經  
神宗御製序文加護敕焉齊魯藩王歲必遣官齋  
香厚助功德其時雲臺附近寺觀無相次第修整  
皆金碧雕華照耀巖谷顧乾山志謂雲臺自開闢  
以來未經畚築至無相誠感檀越遐邇布施遂爲  
人世蓬瀛與岱岳泰和無異洵爲禪林異人也當  
時翼城王以文頌之謂佛以法華爲木鐸無相能  
超然深悟雖古之道林楚金未之或先殆非虛譽

其佐無相開山者爲圓林圓松圓景圓福皆老僧  
德連之弟子其後有果慶果滿戒律勤苦其徒常  
數百人又有明玉明睿明空明鎮明璨輩能傳無  
相衣鉢顧氏稱爲雲臺衆妙而德連與其師道融  
皆登百歲道融之師淨善淨善之師清風本魯王  
孫成化乙酉遊雲臺遂安禪於此今之青峰頂實  
以清風得名也

吳振勅筠  
齋客語

法起寺碑宋咸淳中有鷲峰和尚歐陽通道因法師  
碑有寶暹法師皆東海人今緇徒無能言者顧志  
有開山高僧傳崔志藝文門所錄贈方外詩特多



如石春翠巖一光一心順渠體明萬靈變和正一通許達心子蘭諸人又法起寺碑有嵩乳佛光靈

燄省聞義雲心慧諸人皆能與當代名流結文字緣也

筠齋客話

東海王羽卿 鳴鶴

以武進士試天下將才第一身在

諸邊三十餘年積功至都督挂征蠻將軍印鎮粵東西加一品服生平歷大小數十戰每戰必勝著有登壇必究帷間問答平黎紀事諸書未聞其工詩也崔志載其登雲臺山與鷲峰禪僧夜話云九月初回海上舟乘風東渡訪丹邱僧來共語消塵

想客至聯吟足勝遊海闊天高憑檻得日升川至舉眸收半生傀儡知非是一宿禪房去欲畱詩未入格當以其人存之

筠齋客話

乾隆中沂郊海贛同知常君

建極

登雲臺山與僧話

甚愜既歸寄詩十首云五百年來又閉關一餅一鉢占雲山不知身在乾坤裏只覺名逃混沌間遠岫排空青段段暗泉通座響潺潺春花未了秋花發閒看維那到處攀笑我風塵未即休絲絲殘雪漸盈頭難成今日還山計妄作他年出世遊半嶺白雲蕭帝寺滿林黃葉贊公樓秋來下榻還能記

臥聽松聲枕上流宛轉花田舊藥畦山光最好佛  
樓西古苔膩雨崇階沒灌木籠煙配殿齊塵信絕  
來春鴈斷禪機參破午禽啼駭人心目驚人耳龍  
吐鯨吞八九溪羸形渾不稱烏紗只合耕雲復耨  
霞煨芋曾分山寺火釣鼈難覓海門槎草經寒燒  
全無綠梅過小春應有花見說蓬萊又清淺波濤  
堆裏足桑麻涉世何須問險夷鬢邊贏得素絲垂  
難從丹景逢三朶欲向祇林借一枝暮雨纖纖紅  
葉徑曉風冉冉白蓮池枯禪坐罷分吟處應憶揚  
州杜牧之林深巒密晝冥冥燈隱禪房數點青狝  
子爭窺初熟果僧雛補讀未完經細刪語錄求源  
本偶答機鋒見性靈彌勒由來貪米汁不教雙眼  
看人醒山轟龍門自不同天畱一綫與人通屏開  
幾曲娑羅月香散雙林貝葉風身世全歸縹緲際  
樓臺半入有無中年來欲問扶桑事又見麻姑到  
海東記得溪頭曳杖行巖花野草向人馨山紅十  
里垂櫻實松碧千秋養茯苓蝌蚪綠沉唐代碣虬  
龍青剝宋時餅興衰不例人間世萬仞金牛是祖  
庭大塊難禁暗裏銷流光流水兩滔滔百年有限  
少歡日四海無端多怒濤山接飛泉東磊勝僧逢

雲臺新志 卷第十六  
齊已貫休高殷勤寄語巖棲客一領荷衣勝錦袍  
頭顱老大費安排卜築牆東願未諧詩墨求名酣  
一戰醉鄉加爵進三階胡僧許借逃禪榻毛女應  
分拾翠崖從此翻身歸棒下毒龍降得那全乖亦

雲臺一重禪藻公案也

筠齋  
客話

海州鷹遊山高一千八十丈在東連西連二島間爲  
出海門戶嘉慶丙子六月二十七日有琉球國失  
風夷船至其地時知海州爲韓城師公亮采往撫  
之其船首尾仄而中寬其人皆衣僧衣博帶垂紳  
赤足繫木履似平底屐露頂挽髻施簪惟一人年

五十餘冠黃冠製如僧帽恂恂有儒者風舟載米  
麥及彼國土宜其言莫能解授以紙筆黃冠者能  
書自稱毛朝玉爲琉球國八品巡見官奉改俗風  
差往琉球所屬之八重山三年期滿渡洋歸國遇  
颶風十五晝夜漂流至此朝玉暨親友僉從凡十  
人操舟者十三人所攜米麥國之租賦也舟重欲  
覆已棄十之六七矣其書頗得歐柳體時郡中行  
賓興禮師公引朝玉諸人列坐廊廡下預宴觀禮  
爲請於大府達諸閩附貢使船歸國板浦薜厓村  
繪其像並於衣襟各誌其姓氏曰明治道曰明治

正日毛邦翼曰長顯宗曰夏林賢曰渡九地曰安  
 里曰仲里曰山陽長皆朝玉親友儻從也曰瑞慶  
 曰屋良曰金城曰興座曰仲宗曰高良曰新垣曰  
 真喜曰宮城曰比嘉曰前田曰知念曰系數則刺  
 船之楫師也錢梅溪咏題曰鷹遊登岸圖吳楷妙  
 煙霞之契與登臨之緣自是兩事東坡晚年和陶詩  
 猶憶胸山舊遊有我昔登胸山出日觀蒼涼欲濟  
 東海縣恨無石橋梁句是東坡雖到胸山未到蒼  
 梧之顯證党竹溪集中多胸山詩無蒼梧詩惟驛  
 亭阻雨有雲暗蒼梧帝子愁句亦是詩中虛景實

未親到蒼梧近阮雲臺先生嘉慶壬戌撫浙時節  
 署有巨石高丈餘勢如夏雲初起卓立成峰凡三  
 十一穴移置澹凝精舍方池中用蘇黃壺中九華  
 倡和詩韻題之序云以余字字之曰雲臺峰以余  
 鄉本有雲臺山也其詩云雲臺海上有高峰何日  
 為雲上碧空隨我南來三竺外引入遊入九華中  
 臨池當戶堂堂見透月穿風面面通欲與石交商  
 一語那如鐵壁不玲瓏是時先生未嘗登雲臺而  
 於海東巖壑夙契之深如此壬申冬以漕運總督  
 閱兵海上駐節鳳凰城賦詩三章終未躋天門而

升清風頂也

許桂林琴想  
山房筆譚

少師清江楊勤懋公為乾隆中名臣書法亦蒼勁今  
雲臺山下人家多藏其墨蹟蓋公督漕最久每歲  
之冬閱兵海上所至畱題館吏預磨墨汁濡毫以  
待積楮盈寸揮翰如飛樂之不以為疲也有詩云  
海上巡行閱歲年書生結習故依然三杯軟飽頽  
唐後寫徧新詞薜荔箋詩載四知堂集中想見前  
輩風流

琴想山  
房筆譚

雲臺之麓鹽池如鄧湖自淮北積疲已數十年民竈  
俱困近者稟鹽暢行頓成樂土亭戶引波注井藉  
南薰時暘之力吹曬成珠得不謂之地寶乎而轉  
運之要瀕河之水利當興招徠之權土人之心術  
宜正陳雲伯先生賦詩數章有云飲水思源味始  
長恩同再造莫輕忘良臣第一陶

宮保消得長生一瓣香洵東海億萬人同聲之輿

頌也

汪縉吟秋  
館筆譚

陳文述板浦行

鬱洲旅  
逸詩鈔

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五風十雨太平春相逢便  
覺人情好君不見揚州自昔稱繁華珠歌翠舞  
多豪家一朝事去盡零落炊煙斷續啼寒鴉又

不見蘇州往日稱佳麗花天月地人如意歡娛  
太過福難消雨暘乖迕成饑歲此地淮北之鹽  
場北商習俗同南商南商力竭北商困商廝橫  
比鹽梟強五駁十扛皆弊竇積鹽如山少人售  
衣裯單薄竈丁寒餅壘空乏場商瘦長沙開府  
才略兼周覽山海哀窮檐掃除積弊用良法改  
去綱鹽行票鹽招徠民販如趨市口岸隨人更  
通利十年積滯一朝通枯魚窮鳥皆生矣煮海  
爲鹽原利藪况此池鹽利尤厚浙鹽昨歲海潮  
淹天心示警人知否須識天心愛衆生衆生受

福要心平人心但與天心合風自吹噓日自晴  
日主祠前朝旭霽海神廟下春潮至官山府海  
始何人崇報好營乾淨地飲水思源味始長恩  
同再造莫輕忘良臣第一陶 宮保消得長生  
一瓣香

陳文述三月十九日同人祀日主於崇慶道院

賦此以紀

鬱洲旅  
逸詩鈔

萬竈騰歡喜氣融池鹽如雪賴神功靈潮凝作  
三霄露和氣噓兼五日風嗟我桑榆行晚歲期  
君葵藿矢初衷此間暘谷天垂近長蔭扶桑旭

日紅

陳文述同人既祀日主於崇慶道院天日開霽  
而河渠水涸鹽須陸運商以為苦余謂雲臺  
山為三元福地下元主水並宜崇祀至雙金  
關正對五丈河下通潮河洩水最甚本有土  
壩以備蓄水州人言閘壩宜同時啟閉則涵  
洞之水不致旁洩轉運便利費省而利溥即  
民間薪米胥有所裨洵良法也賦此以告當  
事鬱洲旅  
逸詩鈔

河渠賴浮送消長問如何但閉雙金關宜籌五  
丈河其言實良法所蓄即恩波好問郵程信糧  
艘過未過

陳文述淮北三場池鹽以曬而成近以天陰歉  
產鎮人從余言祀日主於崇慶道院並以風  
伯湖神禱祀因思先聖先賢皆宜崇祀茲地  
滯銷數十年商民交困

宮保陶公始力行票鹽法恩同再造長生之  
祝亦人心之公也因併為詩以告之鬱洲旅  
逸詩鈔  
迢迢黃道軌皎皎紅日輪不有太陽光萬物何  
由春此地富鹽池羅列滄海濱膏澤長委輸醞

釀含深醇義馭一相照積素凝峻响始知負暄  
逸遠勝熬波勤生平葵藿志氣作五色雲矧卽  
古暘谷扶桑射朝暎祥風亦有司靈潮亦有神  
化日舒以長活此千萬民

明祀當報功考古貴崇德黃帝三百年制作建  
皇極厥有夙沙氏煮海足民食重華拊五絃南  
風吹不息太公封營邱富強肇開國管子天下  
才海王以爲則作論漢桓寬牢盆有成式給軍  
唐劉晏儲胥能稱職先聖與先賢貽謀在簡策  
肝蠻永維馨誠至神斯格

國朝久治安兩淮足財賦積久弊日滋木朽易生蠹  
茲地屬淮北膏盲疾尤痼積鹽高於山求售苦  
無路口岸踞豺狼場垣竄狐兔商困民益窮飢  
寒啼婦孺桓桓陶 宮保經濟本仁恕改法行  
票鹽販者趨若鶩銷暢商力舒民飽課亦裕所  
蔭悉慈雲所潤皆甘露瓣香祝長生和羹綿福  
祚



雲臺新志卷第十七

雜綴

宋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虎見鬱州青冀二州刺史

劉善明以獻

宋書符瑞志

魏景明二年六月徐州上言東海木連理

魏書靈徵志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除東海太守榮祖善彈彈鳥

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

不折翅而下

節南齊書本傳

昔炎帝女溺東海中化為精衛其名自呼每銜西山

木石填東海今其誓水處誓不下飲一名鳥市一

名寃禽又名志鳥俗呼帝女雀見山海經及述異記

禺獮處東海是為海神山海經

東海神阿明黃庭遁甲緣心經

東海馮修青夫人朱隱娥河圖

昔有人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

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其侶懼然下石

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

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

風西京雜記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懸之潮水

至則尾起落則尾伏述異記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也島中有草名龍芻

馬食之一日千里述異記

國朝陳文述東海古跡詩鬱洲旅逸詩鈔

瑤池翠水問何如青鳥桃花似舊無八駿日行

三萬里可知仙島有龍芻

秦始皇至東海海神捧珠獻於帝前今海畔有秦皇

受珠臺述異記

陳文述東海古跡詩鬱洲旅逸詩鈔

蓬萊採藥幾人回辛苦求仙海上來龍女如花

捧明月此間曾有受珠臺

東海黃公善爲幻術制蛇御虎常佩赤金刀及衰老  
飲酒過度秦末白虎見於東海詔遣黃公以赤刀  
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害

搜神記

陳文述東海古跡詩

鬱洲旅逸詩鈔

真人伏虎尋常事幻術由來未足豪太息衰齡

縱酣飲黃公空佩赤金刀

麋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  
求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  
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

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

當發竺乃還家遽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搜神記

麋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  
千間竺性能賑生卹死家內馬廄屋仄有古塚有  
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  
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卽棺見  
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  
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卽命爲之棺槨以青  
布爲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  
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

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怪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爲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卽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千人來云麋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早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卽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巢於水上也家人乃收鸛鵲數千頭養於池渠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爲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罽積如邱壘駿馬萬匹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拾遺記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翁人去則

葉舒出東海西陽雜俎

東海漁人近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耳槩芝狀

或號秦皇魚西陽雜俎

東海有魚尾似鴟鼓浪卽降雨遂設像於崖脊談賓錄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常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

手爪頭皆具皮肉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

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洽聞記

東海縣理城在鬱洲上山海經云郁州在海中郁卽

鬱水經注云胸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州昔

有

有道者學徒十人遊於蒼梧郁洲之上數百年皆

得至道其山自蒼梧徙至東海之上今猶有南方

草木生焉故崔季珪述初賦云郁洲者故蒼梧山

也古老傳言此島上人皆先是麋家之埭今有牛

欄一村舊有麋家莊牧猶枯祭之呼曰麋郎臨祭

之日著泥鞞執鞭耕又言初取婦者必先見麋郎

否則爲祟太平寰宇記

海州人有以射營生者於東海山中射鹿忽見一蛇

黑色大如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上人

見蛇驚懼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蛇至人所以口銜

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人於高巖之上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倍之兩蛇鬪於山下初以身相蜿蟺久之口相嚙獵人知其求已助乃傳藥注之大蛇先患一日人乃復射其日數矢累中久之大蛇斃黑蛇入巖穴深處銜得珠璣瑟瑟等寶物無算置獵人前俟其納諸懷復銜人及弓矢渡海置原處而去

太平廣記

海州東峽島生海棠作矮樹花深紅大如茶盃香韻

殊絕每歲進御以金牌記之

玉堂嘉話

宋宣和間海州東海縣治內叢竹生筍有紫金蛇一

條蟠繞一筍根凝然不動光彩射人至於解籜乃不見竹竿從本至末如紫線界道百許行極可愛縣宰劉逢作詩表出之其一聯云已疑引鳳來何晚卻恐為龍去莫尋後不復有此種也

夷堅志

雖右卿海州鉅平人祖父以農桑為業至右卿獨親於學作文賦詩鄉里稱道年甫二十取同里房秀才女甚美而慧紹興辛未染疫病而卒葬鬱州東山之阿雖素所憐愛殊不能堪月夕花朝未嘗不興念是歲冬與一僕往蒼山省親逼暮疲困到道旁莊舍遣僕就宿即解鞍而入門扉半掩寂無人

雲臺新志 卷第十一  
聲進抵中堂不聞煙火氣惟小童汲水於庭下井  
坐久餒甚無由可辦食從童求之童入報俄酒殽  
畢集一少婦裝飾華美斂容前拜與同席雖愕然  
細視之乃故妻也然不敢發問酒數行婦曰與吾  
夫相別累月痛念不曾忘睢方悽惶聞喜於延納  
恍如醉夢中弗記其死歎媒如平生說畢就寢繾  
綣情通當晝亦迷戀遂一住十日不言去婦忽慘  
顏言我已別嫁人了君不宜處此睢始大悟猶與  
之惓惓共被熟睡既覺則身與僕皆臥於嶺巖之  
中槲櫟之下嗟惋還鄉爲之修設水陸齋以資冥

路意怏怏成疾以死

夷堅志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身首如虎亦作虎文有二  
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下淚鼻  
至郡數日死父老云昔年曾見謂之海蠻師夢溪筆談  
東海城東社林山有崔生祠相傳東海舊患虎里人  
歲出一童男於賽社日送社廟中旦視則無迹其  
年一老父當輪男祭虎老父一子慟不能忍崔生  
過其門聞之願代往老父喜爲設具生日吾嗜犬  
得一犬足矣乃送生於廟生出所殺犬於案伏梁  
上夜半忽有光窺之見一婦人解衣食犬醉而臥

生下取其衣乃虎皮出投於井伏而伺之遲明婦  
 覺徬徨不能去見生大驚泣求其衣生謝不知求  
 為生妻居三年生二子鄉人不復祭廟虎患亦息  
 一日婦復向生求其故衣生與同至井出之皮如  
 新遂化虎去生亦不知所終土人立廟祀生為山  
 神名其井為虎皮井

東海志

漢書地理志謂海旁蜃氣成樓臺今海上諸山皆有  
 之孤山秦山則屢見

東海志

海州紫菜作貢見太平寰宇記今紫菜生海中山麓  
 石上潮盈為水所浸潮落石見石上多小螺殼殼

尖有孔紫菜生其中鬚葉浮出采之須俟潮初退  
 時遲則膠於石矣

東海志

海上通潮之港歲逢閏必有一巨魚或龜鼈之屬隨  
 潮上遂膠於灘若有抉其目者大者或至數丈海

濱人候之屢驗

東海志

諸吳村有啞婦塚相傳啞婦為鄉民妾夫遠出妻與  
 所私潛謀夫歸將酖殺之啞婦微聞其謀夫歸妻  
 為治酒將飲啞婦遽前奪卮自飲盡立斃夫覺出  
 其妻葬啞婦以禮

東海志

郎君子一名相思子今秦山有之俗呼為醋鼈案唐



李珣海藥本草郎君子生南海有雌雄狀似杏仁  
青碧色欲驗真假口內含熱放醋中雌雄相逐逡  
巡便合卽下卵如粟狀者真也亦難得之物顧玠  
海槎錄云相思子狀如螺中實如石大如豆藏篋  
笥中積歲不壞若置醋中卽盤旋不已卽此物也  
李時珍本草綱目云主治婦人難產手把之便生

極驗

唐州志

木元虛海賦有陽冰不冶陰火潛然語素問謂澤中  
有陽燄注云陽燄如火煙騰起水面者楊慎丹鉛  
總錄謂澤有陽燄乃山氣通澤今雲臺山下人每

於夏秋間見夜潮初上朱燄浮天望若繁星萬點  
土人呼爲火星潮此潮至則鹽滷倍濃亭戶掃鹽  
者以爲旺產之候

吳振勃筠齋客話

陳文述火星潮

鬱洲旅逸詩鈔

似火原非火如星不是星神兼祝融號氣挾伍  
胥靈包運陰陽理神奇嶽瀆經有人風雨夜幾  
度見冥冥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樂蓮裳先生耳食錄俱載雲臺  
山朱道人事舒立人先生有蜘蛛絲網龍篇傳聞異  
辭特可助劇談之資耳近陳雲伯先生東海仙跡

詩亦及之又演爲說法長篇道人而果有神通或  
能悟惟蟲能天性命雙修之指其庶幾仙乎

吳楷  
妙臺

談資

國朝舒位蜘蛛網龍篇

有序  
瓶水齋集

海州有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爲黑  
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煙蓬蓬則皆嚴閉  
戶牖行者面牆壁伏風過乃已習爲常亦無  
他害一日龍擊之雷雨旣作蛛吐絲網龍窘  
土人不能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濱海皆水矣始  
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莫識所往詰

且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而色灰  
圍如人臂或數寸至尺若干處金石無所傷  
而兩頭皆焦火痕

人不見風鬼不見地魚不見水龍不見一切器  
獨見蜘蛛精近海歎黑氣氣逼海水水逼風海  
風墨墨海雲濃漆鏗不照水精宮鼈背暗壓蓬  
萊峰烏鰂浮沫海扇騰空爰居避走龍出現以  
角聽之三日龔呼龍畊煙龍愛寶分明龍大蜘蛛  
小豈知龍見蜘蛛氣不見蜘蛛絲一絲兩絲  
徐吐之千絲萬絲疾若馳雨點小霹靂雌屠龍

豢龍龍不知蜘蛛太巧龍太癡大似虎陷關小  
亦抵觸藩上不得登天唱刀鐙下不得入海解  
倒懸無可奈何東縛來人間一撞海山搖一掉  
海水翻逐臭之夫狂走汗如生鐵汁既非網西  
施蠶上山蚩尤五色迷上下天孫一梭擲往還  
何以買絲繡作浪花朵朵金鸞環絲長不能已  
絲密不知幾絲亂不可理千氣萬力顛腹尾可  
憐不出蜘蛛一網裏帝旁投壺玉女嬌一箭躍  
出蓮花驍低頭拾取見龍戰見首不見尾其血  
元黃鑿回身啟齒奏天帝何不下界除此妖金

星乃言此是綿綿延延淫氣擢髮不可數法當  
用火燒紅雲居中赤燦怒檄絳虬凡兩條一然  
犀一焚巢丹煙朱霧海水焦絲寸寸磔蟲噫噫  
逃但見龍潛蜘蛛隱天搖搖火水未濟終此爻明  
日蜘蛛不吐氣拾得殘絲如斷臂

陳文述東海仙跡詩

鬱洲旅  
逸詩鈔

蝴蝶楚莊周蝙蝠唐張果道人蜘蛛隱避地茲  
山可妙法說與君面壁須忘我

陳文述聞客言朱道人事因爲說法

鬱洲旅  
逸詩鈔

萬物化育盡胎卵前生蝙蝠後張果一靈夢覺

雲臺新志 卷第一  
如浮漚昨夜蝴蝶今莊周人生各自有前世惟  
蟲能天天不滯先天卽在後天中此中非一亦  
非二道人生平我不知道人踪跡有客能言之  
彌天之網與龍鬪鱗甲往往蟠殘絲汝昔蒙陰  
隱平楚山中之人恒見汝與人無患世無爭何  
事羣龍奮雷雨龍之攫汝貪汝珠汝不自晦其  
有諸汝之長生在修命精氣未得離頑軀修命  
從來要修性道德之源在清淨幻身脫後脫法  
身釋佛道仙儒則聖汝之此珠卽法身藏珠斂  
耀宜涵真水濡火蒸縱無礙龍爭畢竟驚汝神

汝昔知雄而守雌始於有爲以築基汝今知白  
而守黑致虛守靜宜無爲如是我聞無所住龍  
女獻珠成佛去虛空粉碎露全身到此方知吾  
與汝近聞移居此山中山深洞古如空同汝之  
棲隱在何處入山來叩蟠龍松

白郭景純注山海經謂郁州自蒼梧徙來上有南方  
草木程鑿因作雲臺草木歌曰君不見山上異木  
杖屨朽牛槿草木森交加又不見山上百草盈磈  
礧非蔬非藥復非花或黃如抹金或紫若塗霞香  
不絕於鼻色豈厭於奢問名或未曉乃有菴戶

原注

東海守園識之口周遮茲山奇異非止此 鰕魚醢

者為菴戶 雞奚足誇瓊田例產芝五色方壺圓嶠原吾家祗

今眼暗頭並白芳洲浪想攀瑤華長繩欲繫羲和

車不死之藥可得耶又有程炯者輯雲臺雜詠其

注可補崔氏山志之遺如萬年松注云生石骨間

烈日曬之槁而不死湯澆即活石花茶注云生石

上色青碧如苔蘇土人以之代茶石螃蠏注云生

石縫間形似蠶豆銀線草注云一莖四葉葉末縷

垂如線七星草注云生陰崖下葉背七星分兩行

高起色如金點老鸛草注云花紫色六瓣心微黃

似荷而小醋蟹注云形似小石子大如粟生海中

灘上置醋中即動皆崔志所未及也

劉謨孫榕園識小錄

海州程子春治塚得菱花雙鸞鏡於鬱洲山下又得

銀釵一長盈尺繪圖徵詩陳雲伯先生謂地近秦

東門為始皇立石處殆秦宮人故物也為賦秦宮

人菱花雙鸞鏡歌其詞曰秦宮已化驪山煙秦時

明月今猶圓方鏡昔照宮女膽何似菱花六出但

照宮人顏秦之宮人誰最好明鏡熒熒曉妝曉不

見君王卅六年屬車隨處理秋草程君家近古大

村其地近接秦東門秦皇駐馬親立石紅妝女騎

紛嬋媛鏡背雙鸞卽雙鳳疑聽秦臺玉簫弄一奩  
入土二千年六宮往事春如夢君不見秦宮甌涓  
流脂粉凝芳鮮俯視香姜掃銅雀南唐建業銘詞  
鐫原注秦宮溝脂粉硯有建業文房印南唐宮中物也又不見秦宮瓦蘭池  
榛莽霾荒野重瞳一炬阿房灰銅人清淚如鉛瀉  
我昔得鏡長安中鏡背與此形摹同云是秦宮之  
故物此語出自琅嬛翁君家得此珍秦璧更有銀  
釵長一尺滕公石室共千年題詩更勒秦碑石此  
鏡塵埋久矣得才子之筆頓覺秦時明月萬古長  
圓鏡背雙鸞欲舞疑作節節足足之音亦雲臺異

日雅譚也

汪縉吟秋館筆記

雲臺新志卷第十八

考證

星土昉自保章分野詳諸列史州縣志乘開卷必以爲首端山志亦間有及之者傅梅嵩書有星政趙之韓恒岳志有星紀李應奇崆峒山志范承勳雞足山志皆有星野恒山居五岳之一嵩高當天下之中其詳臚分野宜也若崆峒雞足則可以不必矣雲臺在禹貢徐州之域漢書地理志稱魯地爲奎婁之分野晉書天文志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文獻通考東海入奎一

度江南通志海州爲降婁魯分此雲臺分野之說也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星土雖本周禮術家用以推驗偶應者十不得一不應者十恒踰九况疆域非古而猶執二十八宿尺尺寸寸而拓之其乖迕殆不待辨輿圖所列大抵具文博引繁稱徒爲枝贅

聖謨洋洋洵足定星野之紛紜矣崔志無星野門固省所當省至北極出地三十四度三十二分四十秒崔志亦未之載今附著於考證中庶登峰者彌仰

天之高也

南北朝時鬱州爲南青州治爲青冀二州治爲齊郡治爲北海郡治爲東海郡治詳見前史顧志趙志未能徵引崔志補之今按宋書州郡志魏書地形志南齊書州郡志則鬱州又嘗爲東海郡治爲鬱縣都昌安流廣饒諸縣治崔志尙有疎漏處今搭山下相傳爲舊縣治新縣村相傳卽新縣治縣分新舊建置隨宜雖書闕有閒尙可考見當時之權制也

資治通鑑宋明帝僑立青冀二州治鬱州可補宋書



州郡志之闕考諸宋書南齊書如劉崇智劉善明  
盧紹之明慶符皆嘗爲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傳中  
言治鬱州在海中周迴數百里有田疇魚鹽之利  
紹之傳中有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語慶符爲  
僧紹之弟僧紹傳中稱隨慶符之鬱州住弁偷山  
棲雲精舍則當時青冀二州刺史治所確在鬱州  
與漢晉之屬徐州唐之屬河南道宋之屬淮南東  
路者迥異顧志趙志不能徵引崔志能知鬱州爲  
南青州治而不知爲青冀二州治殆祇據宋齊二  
書之州郡志未嘗參校通鑑證以宋齊二書之紀  
傳故有此失耳

晉書稱永嘉之亂江北地多淪沒石氏於江左僑立  
郡縣置南東海郡割吳郡之海虞北境立郟胸利  
城祝其厚邛西隰襄賁七縣穆帝時又移南東海  
七縣出居京口崔志据此謂顧志所載六朝人物  
未能定其爲南爲北是固然矣考宋書州郡志有  
東海郡隸僑青州而東海縣屬東海郡則六朝時  
之鬱洲原得有東海之名非若漢世東海郡領縣  
三十八而郡治在郟不得以鬱洲冒東海之統稱  
也且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顧祖禹方輿紀要

則鬱洲在漢時爲贛榆縣地自屬琅琊郡更不得有東海之名故崔志所引搜神記周式事新志刪除若六朝舊籍所稱之東海則當分別存之

許桂林半古叢鈔謂今之贛榆漢之祝其漢之贛榆古之郁洲今之雲臺山也其說本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沈括夢溪筆談考顧祖禹讀史方隅紀要於東海廢縣云漢贛榆縣卽鬱洲山也祖禹固精於輿地之學者特著其說以待後賢補正焉

郁州之名始於山海經晉書安帝紀劉牢之傳孫恩傳屢見郁洲字而宋書州郡志南齊書州郡志舊唐書地理志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樂史太平寰宇記或作鬱州或作鬱洲或作郁洲蓋郁鬱聲近而州洲則古今字一本作鄱州者卽郁字形近而誤也

崔志謂蒼梧之名始於宋時引王存元豐九域志及蘇軾次韻孫職方蒼梧山詩爲證然水經注引崔季珪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季珪爲漢末人則蒼梧之名不始於宋太平寰宇記載蒼梧山於東海縣下樂史係宋初人不待元豐以後始有蒼梧之名

自宋人稱蒼梧山而郁洲之名漸隱金党竹溪集中亦屢稱蒼梧明張峰海州志刻於隆慶六年尚祇稱蒼梧至宋祖舜淮安府志刻於天啟初始有雲臺山青峰頂之名蓋自神宗時創建三元宮因借蜀中之雲臺標此山之靈異其實郁洲蒼梧雲臺本爲一山青峰頂爲前頂金牛頂爲後頂雖有前頂後頂之分並無郁洲蒼梧雲臺之別江南通志誤分青峰頂與鬱洲山爲二齊氏水道提綱遂承其誤清江楊少師有從蒼梧望雲臺詩亦承通志之誤也

吳任臣山海經廣註引郡縣釋名云郁州卽臨胸之胸山也一名覆釜山後漢志東郡有胸縣注實齊之駢邑隋之逢山案續漢書郡國志兖州刺史部東郡無胸縣青州刺史部齊國有臨胸古邾邑考漢書地理志齊郡臨胸有逢山祠注應劭曰臨胸山有伯氏駢邑與郁州遠不相及任臣頗負博雅之名乃竟有此大謬

太平寰宇記云蒼梧山在東海縣東北二里古老相傳此山在海中後飛至此是因郭璞山海經注酈道元水經注之說而傳聞兩歧者案景純圖贊曰

南極之山越處東海不行而至不動而改維神所  
運物無常在固明指爲南極之山矣則謂從南方  
從來者其說較古而可據

山東通志膠州高密縣有田橫島顧乾雲臺山志有  
田橫岡崔志因之案元和郡縣圖志田橫固在東  
海縣北五十七里太平寰宇記田橫固在東海縣  
東北六十一里小鬲山孤峰特秀三面壁立俯臨  
深谿惟有東隅纔通人行累石爲城卽田橫所營  
處也是唐宋圖經皆作田橫固皆以爲在東海縣  
境內又按徐堅初學記海州有田橫島堅爲唐初

人遠在元和之前是東海有田橫島其說甚古舊  
志不能遠引疎矣

凌廷堪校禮堂集謂今鳳凰城西一里之社林山卽  
太平寰宇記所稱東海縣西一里之謝祿山考隋  
書地理志東海縣有謝祿山太平寰宇記謝祿山  
在東海縣城西一里案漢書云王莽時東海徐宣  
謝祿等擊王莽將田况大破之曾屯兵於山因名  
方輿紀要在州西二里祿東海人赤眉將也嘗屯  
兵於此因名案後漢書劉盆子傳樊崇起兵於莒  
轉入太山東海人謝祿起兵從崇共還攻莒轉掠

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况大破之遂北入青州還至泰山畱屯南城注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東觀記謝祿字子奇東海臨沂人案寰宇記謝祿山在東海縣城西一里方輿紀要謂在州西二里者固誤矣顧志則謂社林山在東海城東六里里數相懸東西迥別凌君以當世通儒得諸目驗其言似可據依今親至其地則社林山實在鳳凰城東數里與顧志合總之社林謝祿爲聲之轉凌君之說可從至里數懸殊東西乖迕則以東海一縣自南北朝以來屢置屢廢廢而復置其城郭遷移亦必隨時

爲興廢樂史著書爲宋初之東海縣城凌君所據宋末寶祐二年之所築也凌君糾人之誤而亦未免於誤此輿地之學所以難也又劉盆子傳注云南城縣屬東海郡有南城山案此泰山郡之南城縣春秋傳襄公十九年城武城杜預曰南城縣是南城卽武城也前漢雖屬東海郡距今之雲臺遠不相及恐後之君子或誤讀後漢書注遂以今人謂鳳凰城爲南城者當之附考其略於此

梁書王神念傳鬱洲有石鹿山南齊書盧紹之傳鬱洲有石頭亭杜佑通典胸山東北有琅琊山樂史

太平寰宇記東海縣北有艾不城今皆不能詳其所在至北齊書杜弼傳於州東帶海而起長堰外遏鹹潮內引淡水唐書地理志海州刺史杜令昭築永安堤太平寰宇記謂在胸山縣東二十里當與鬱洲相近今亦不能詳其所在顧崔二志未能徵引今附著於考證中亦道古者所樂聞也

自漢儒注經好引讖緯遂有靈威仰赤熛怒之名而道藏三元之說彌變本而加厲焉徐衍神仙鑑謂元始飛身到太虛極處取始陽九炁在九土洞陰取清虛七炁更於洞陰風澤中取晨浩五炁總吸

入口中與三焦合於一處九九之期覺其中融會貫通結成靈胎聖體正當春一月月望之宵原從口中吐出嬰孩相好光明又於秋一月望日冬一月望夜復吐出二子是爲上中下三元皆長爲昂藏丈夫元始語以元微至道悉能通徹其說頗近於誣葉夢得曰五行本天地之氣無形可求其神必依人而行上古不可得知自少皞以下各以其子爲之則世或擇其能者相代此尚可備一說而張鴻臚朝瑞雲臺三元宮碑記竟据委巷無稽之說求其人以實之嘉慶海州直隸州志雜說門會

辨其謬其略曰道書言上元一品九氣賜福天官  
洞靈元陽紫微大帝中元二品七氣赦罪地官洞  
清元虛大帝下元三品五氣解厄水府洞源元光  
大帝是爲三官儒者所不道也竊謂乾元坤元見  
於十翼資生資始協一函三以理言不以迹言三  
官者猶蔡墨所謂五行之官爲五官封爲上公祀  
爲貴神云爾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於五行居生  
數之首故舉一以賅四其理不易其神自靈何必  
侈陳真靈位業哉趙一琴云嘗讀干寶搜神記三  
元大帝爲東海人父萇字光藥一字子春唐貞觀  
己巳及第丞相殷開山妻以女生三子官天地水  
因尊爲三元三官三品所著經三種曰寶誥曰女  
青曰降鸞寶誥所云駕五色祥雲行九炁清風在  
雲臺山上放大毫光廣大慧力是也愚謂此皆耳  
食之說不爲典要干寶晉人豈能豫知唐事搜神  
記非僻書無言三元語貞觀紀年無己巳唐趙儉  
進士登科記無陳光藥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無  
殷開山名案本傳卒後始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而廷試貢士貞觀  
時亦無此制也謹案三官之名始見魏志張魯傳  
注又集仙錄謂張道陵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

道梁陶宏景真誥云有上聖之德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又云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三官如今刑名之職皆遠在貞觀前又宋史方技傳淳化三年苗守信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錄人之善惡不可以斷極刑此三元三官並見於史籍之始亦未言神生於唐也道家言三官者爲唐宏葛雍周武仕周厲王累諫不從棄職遊吳時稱吳客三真君已涉傅會亦未言神爲陳氏也陳嗣良謂得道神仙必由三元保舉故三元爲入仙之銓衡審若所言則酉陽雜俎稱齊桓公爲三官都禁郎晉文公爲水官司命不將引爲曹屬哉其辨甚快徐衡又謂堯舜禹爲三元尤當辭而闕之至謂雲臺山爲三官大帝行宮考校之所有首治靈神黃熊有三百六十感應天尊有三元考校曹官有糾察採訪使有解厄諸大靈官是又紫房丹洞之末流祖真誥而神奇其說更不必辨若冊府元龜載唐開元之敕稱道家三元科誠舊唐書武宗紀敕三元節斷屠宰鄭樵通志略有三元醮儀則歷朝崇奉三元其來已久矣



沈括夢溪筆談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誌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於其傍後人又收入圖經予案疏廣東海蘭陵人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講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最多無足紀者此乃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其因往往以爲實錄漫志於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今案太平寰宇記已錄二疏墓於東海縣下其誤不始於延年考疏廣疏受爲東海蘭陵人江南通志蘭陵爲今徐州府睢寧縣王應麟地理通釋敘云東海二疏誤於海州是也今東海平山東巖下有二疏墓宋蘇軾金党懷英皆有詩則又承延年之誤也王圻三才圖繪謂沃壤在海州東海縣爲七十一福地是二疏修道處則又誣遺榮者爲入道矣顧志平山村有二疏散金臺崔志斥其附會良是

巨平山有田橫墓大村有王朗墓崔志能訂其訛擯而不錄張峰州志謂東海有漢嚴彭祖墓有土壘可識案漢書儒林傳彭祖為東海下邳人不知何以葬此又謂于定國墓在東海舊縣江南通志同案漢書于定國傳定國郟人宣帝時為廷尉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元帝時定國歸侯印乞骸骨上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又案太平寰宇記錄于定國墓於海州東海縣下廣輿記云定國郟人僑居東海即今之贛榆卒葬於此不知何據又江南通志謂新縣北有孝婦塚崔志云孝婦祠在新縣北二里傍有二冢相傳孝婦死耐於姑墓土人為立祠案漢東海郡治在郟謂孝婦為今之東海人亦附會也

呂氏春秋謂舜葬於紀之蒼梧王應麟困學紀聞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四十九年帝卒於鳴條沈約注鳴條有蒼梧之山吳瑄附注即今海州家語五帝德篇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注今陳畱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

城去鳴條不遠案明陳絳金壘子謂舜葬海州蒼  
梧山歷引諸書證之然鄭康成注檀弓謂蒼梧於  
周爲南越之地孔穎達正義據史記謂在零陵鄭  
孔去古未遠言必有據他如劉知幾史通韓昌黎  
黃陵廟碑司馬溫公史劄朱文公粵西舜祠記皆  
極辨論而無一言及胸之蒼梧山張萱疑耀載徐  
司馬鑿答李卓吾書云海州蒼梧山記載俱湮絕  
無舜墓舜祠遺址豈有帝都冀方而身沒乃葬於  
海僻一隅莒紀小國春秋時且爲附庸唐虞時當  
更荒落帝陟方岳朝羣后當之名嶽通都乃之窮  
海之濱野死不還而葬此乎其辨甚確至陳氏博  
引羣籍兼及謝靈運張文潛詩徒欲助其詞鋒致  
生枝蔓耳

太平寰宇記引水經注云胸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  
之郁洲昔有道士學徒十人遊於郁洲之上數百  
年皆得其道案今本水經注淮水篇言郁洲者故  
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土石室也  
乃往觀所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  
已及也無學徒十人之說或樂史多見六朝舊籍  
誤記爲善長之注耳

陳性定仙都志有神仙門裘仲孺武夷山志有仙真羽流二門韓滉羅浮野乘詳仙釋李沖昭南嶽小錄附飛昇非夸智人之舟卽詡丹砂之秤青邱翠阜有仙則靈秉志筆者類多張皇幽渺幾近齊諧顧崔二志不免此習今酌錄於叢談門若由吾道榮雖頗有靈蹟然據北史本傳爲琅琊沐陽人曾入至長白山太山又遊燕趙閒去之晉陽仍歸本郡隱琅琊山中又往晉陽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從晉王平陳辭歸鄉尋卒是生平蹤跡未嘗一至鬱洲何莎衣雖爲胸山人據宋史本傳及岳珂程史則

終身皆在平江亦與鬱洲無涉

顧志謂孝婦竇氏崔志疑其無所本今按漢書于定國傳後漢書循吏孟嘗傳劉向說苑貴德篇皆作東海孝婦不著其氏漢東海郡治在郟非州人太平寰宇記於東海縣下錄孝婦廟樂史喜著異說亦未言孝婦爲竇氏也明劉昭李枝等孝婦祠碑皆郢書燕說然傳譌已久徐渭畫雪裏荷花自題云六月初三大雪飛碧翁卻爲竇娥奇是青藤亦沿其譌也又州人相傳孝婦將死插榰枝於地祝曰我冤死花當發後樹大成圍今州管內有石榴

雲臺新志 卷第十八  
樹鎮云案此事見宋史五行志乃漢陽軍民婦事  
又陳宣州志謂婦化墩卽斬孝婦處流俗附會益  
無稽矣崔志藝文門多錄孝婦祠詩如李涵之雲  
拂空潭冷煙隨落日遲楊應春之骨賁山川秀魂  
隨日月新孝婦豈藉後人此等詩詞表彰哉故概  
從刪薙

太白集中登高邛望遠海此樂府題也顧志誤引爲  
望東海詩又謂太白曾遊海上以其犬吠水聲中  
五律爲贈東磊道士詩崔志斥其附會然崔志藝  
文門如陶潛詠二疏蘇軾和陶詩詠二疏崔銑海

上雜言皆與今之雲臺無涉至錄張母李孺人七  
十壽序張母成孺人八十壽序則大乖志例新志  
悉予芟除固非矯枉過正爾

明宋祖舜淮安府志載長孫佐輔楚州鹽埭古牆望  
海詩有胸山壓海口永望開禪宮語故吳恒宣雲  
臺山志採入藝文考此詩在劉隨州集中爲登東  
海龍興寺高頂望海簡演公之作而長孫佐輔本  
集楚州鹽埭古牆望海詩云混沌本冥冥泄爲洪  
川流雄哉大造化萬古橫中州我從西北來登高  
望蓬邱陰晴乍開合天地相沈浮長風捲繁雲日

出扶桑頭水淨露鮫室煙銷疑蜃樓時來會雲翔  
道蹇卽津遊明發促歸軫滄波非宿謀與海州之  
雲臺無涉

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多采碑碣元徐碩至元嘉禾志  
碑碣多至十一卷蓋吉金貞石足與史籍互證古  
人重之鬱洲金石如秦東門立石海廟漢碑祇標  
虛目今之存者當以隋開皇時王謨題名爲最古  
唐宋以來大書深刻照耀巖谷以僻在海隅故爲  
著錄家所不及唐陶山先生修州志時始加甄采  
然如宋蟠題名誤爲審蟠趙東題名少一侍字郭

鉉題名在釣臺而誤以爲在秦山嘉靖己酉王同  
題名在釣臺而誤以爲在鷹遊山今悉加訂正亦  
踵事者易爲力爾至大村東三里河豚溝道傍有  
贈武德將軍胡公神道石坊大村東北六里船石  
溝山中有沈香廟額石刻胡公爲近世人沈香廟  
已久此於志乘亦無所考固不足爲金石之重若  
張道陵丹經之鼎當在蜀之雲臺喬霖巖古胸考  
略載之亦好奇嗜博之過也

三輔黃圖載靈臺漸臺泥池滄池是爲愛談古蹟之  
始太平寰宇記載堯廟在東海縣西北三里謝祿

山上州舊記宋泰始七年刺史劉崇智稱劉氏本承堯後遂造此廟以時饗祀又有謝祿廟在東海縣西一里謝祿山南嶺上本名海祠後人改之因名謝祿廟二廟今皆無考凌廷堪校禮堂集謂謝祿山卽今之社林山按顧志社林山條祇及崔生祠是樂史所引州舊記者明之中葉已久逸矣劉兆龍海州志云當路村有石橋昔鄒衍過此野人謂其驢食田菽衍乃剖驢腹以明其誣今相傳爲當驢橋崔志謂村名當路橋以村名俗呼當驢者音之訛耳此正如太平寰宇記所稱東海有麋埭

古蹟凡娶婦者必先見麋郎鄉曲瑣譚成爲典實承譌襲謬往往如此存資異聞固不足辨

顧志有匡衡鑿壁偷光遺蹟又有匡衡所撰七言律詩尤爲荒謬按漢書衡爲東海承人在今兗州府嶧縣是衡本非海州人崔志削而不載宜也

陶靖節集飲酒詩云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或疑其爲鎮軍參軍時當從宋武帝討孫恩因至郁洲據文選李善注也考晉書紀傳安帝隆安五年劉裕始爲劉牢之參軍擊孫恩於海鹽於郁洲是時未爲鎮軍將軍且是年正月先生有遊斜川詩七

月有赴假還江陵詩無緣北至郁洲迨宋武行鎮軍將軍在元興三年先生方以憂居尋陽旋爲劉敬宣參軍更無緣佐裕矣或又疑其少時辭州將辟去而遠遊或有慕於邴根矩之住郁洲而爲東海之行是亦一說惟 宮保長沙陶公著辨一篇援据精博其略曰先生卒於元嘉四年丁卯春秋六十有三以秣推之生於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其詩言投耒去學仕是時向立年吳斗南何燕泉皆謂太元十八年癸巳先生年二十九爲江州祭酒是也迨義熙元年先生年四十一從彭澤歸遂

不復仕則歸去來詞所序乙巳十一月也中間兩爲參軍一鎮軍一建威其歲月皆無可考趙泉山謂佐鎮軍在乙未非也以歸園田居詩六載去還歸徵之當從乙巳逆數至隆安三年己亥爲六載本集有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在庚子五月從都還之前其詩有登陟千里及山川行役之語知爲參軍時奉使之作所以知參軍不始庚子而始己亥者以庚子詩有久遊戀所生及一欣侍溫顏再喜見友于等語若其年始出五月卽還安得云久遊而一再欣喜若渴晤之津津耶計先生爲鎮



軍參軍正孫恩在會稽起事寇海上至丹徒旋竄  
郁洲故參軍往來使事較多時劉牢之以鎮北將  
軍鎮京口督軍擊賊其不稱鎮北而稱鎮軍者晉  
書王恭傳載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冲  
王坦之刁彝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而實惡  
其名然則牢之正當恭後持節都督諸軍鎮京口  
而鎮北適有時忌先生爲其僚佐不稱鎮北而稱  
鎮軍復何疑焉其辨甚確今州人建靖節先生祠  
於法起寺左以誌高賢遊蹟爲茲山增名勝焉

吳麗南有登雲臺懷宋黃一峰結廬處詩按唐州志  
引明淮安府志云宋黃巖海州人號一峰先生隱  
居不仕結廬於雲隴之中並未明指爲雲臺今新  
志不引非漏也

自昔綺岑秀嶂類翹棲真而雲笈分籤必從其朔崔  
志愛談仙佛未能博稽如棲雲山不引南齊書及  
太平寰宇記獅子巖不引徐衢神仙鑑之類新志  
酌爲增補庶幾潤色巖扉

三長非易而雅馴爲先樂史寰宇記固屬宋初舊籍  
而麋堆之說今祇附於叢譚他如立禪石載於顧  
志不過枯禪冷格之常而以爲天下人朝禮之則

語頗失檢崔志延福觀條稱前明宦官高晉卿等  
爲內相爲山中宰相猶沿勝國佞璫陋習此類不  
可枚舉今酌用劉知幾點煩之例以歸簡潔

太平寰宇記有由吾大夫廟在東海縣北四十里巨  
平山南一統志江南通志有興國寺在東海之新  
縣村爲唐元和二十年建崔志皆未能徵引略舉  
一二以明新志之補非妄補

隔村之長春庵顧志謂邛長春棲真於此陳宣州志  
謂蓑衣張真人修道處宋嘉定甲寅賜祠曰長春  
庵按元史邛處機傳乃學道於寧海之崑崙山未

嘗有鬱洲之遊据陳文燭淮安府志蓑衣師者張  
志朴卒於寶祐甲寅無賜祠事又嘉定紀年無甲  
寅大都犀軒羽袖之徒侈談玉版徵書之客氣流  
傳既久遂著丹青不可爲典要也

崔志載顧乾無相上人傳又載佐開山高僧傳累牘  
連篇徒煩煙墨今彙敘尺幅附入叢譚中覺雲心  
月性隱現於餅光錫影間雖惜墨如金而翦除繆  
羈貫休所謂僧國麒麟者豈爭語言文字之刺刺  
不休哉

崔志改田橫固爲田橫岡不知元和郡縣志本作固

字麋竺之麋當據

殿本及明監本三國志从鹿而顧志崔志皆从麻按  
元和姓纂東海朐山之麋姓如麋竺麋勗之麋信  
之麋皆从鹿又蓑衣師者張志朴號閻浮子而崔  
志作嚴浮子則又承陳文燭淮安府志之誤凡似  
此者悉為校正固非妄改金根也

新刊八教善長書不可為典要也

黃大勝乳神林麻之卦卦符王聖燈書之容辰

志林卒使費亦甲寅無顯麻事又嘉成麻手職

嘗有夢麻之夢麻刺文麻非定麻志慧文神

雲臺新志卷末

敘錄

舊志

雲臺山志二卷

明顧乾撰乾海州人歲貢生樂陵王府教授

顧乾雲臺山志序

雲臺山志何志雲臺於永也海山多矣而獨志

雲臺何志福地創始於雲臺也惟山四環滄海

獨拔重霄吞吐煙霞奔騰日月當年宣聖在此

曾嘆斯文之在茲信宇內靈山而人世之蓬瀛

也使無神以宰之則疊嶂層巒蘭宮桂殿不過  
虎林武夷供矚眺而已志烏乎重今雲臺奉三  
元之神而宮其上羣方朝謁者憚威靈之震赫  
靡不三元是尊夫三元世家東海既有專祠則  
宜有專志也往余挾策幽燕道經岱麓竊窺岱  
志於逆旅輒有感於雲臺每欲併文獻山川而  
蒐爲一帙奈縑籠合局有志未遑頃緣歸里優  
游肅登峰頂憑虛瞻仰率皆碧瓦雕甍驚嶺虬  
巖星懸棋布神工天巧直逼仙都較昔榛莽焚  
修徒稱靈於遐邇者霄壤矣詎不謂福地與叩

其首倡迺僧德證淮陰善士謝淳也毀家紆用  
感召檀那成此不貳功緒至於開建顛末詳於  
我州進士鳳梧張公碑記余奚贅焉第落成伊  
始上荷慈聖皇太后出大藏錦幢頒降邇來遵  
斂香緡內助復荷今聖皇帝敕賜廟額彪炳雲  
臺一時瑞靄彌空不但海濫山陬同聲稱快凡  
千里祝釐人士爭懽舞而朝望之恐失雲臺之  
靈也卽不得與岱宗封祀者埒視彼普陀大士  
太和元君有軒輊耶矧三元祚我皇圖功超五  
岳雲臺創逢寶貺前古未聞行見寵答神庥歲

遺金泥玉牒將綿乾坤而罔極矣志可少乎哉  
余生長斯山慨名山之闕志因不揣衰陋而以  
夙懷未竟者博詢互考益以舊聞草付黎章便  
於普閱庶遊觀者一覽而周知倘詞有未馴事  
有未核題詠或有舛錯者尚俟博雅高明亮原  
而刪汰之也若曰是輯也於郡何裨則非予托  
梓之意

東海志二卷

顧乾撰

續雲臺山志一卷

國朝趙一琴撰一琴海州人歲貢生無錫縣訓導  
東海志四卷

國朝李普元撰普元海州人選拔貢生廣西武緣縣  
知縣此書多載藝文榛楛不翦然能網羅遺軼蒐  
采金石其用心亦勤矣

雲臺山志十卷

國朝崔應階吳恒宣同撰應階江夏人進士官至工  
部尚書此書在官漕運總督時編輯恒宣本貫山  
陽後入海州籍世所稱爲郁洲山人者也全書十  
卷而藝文居其大半然能考据羣籍辨正譌謬如

前志所載龐居士里殷開山墓凡委巷無稽之言皆削而不錄辭尚體要可稱雲臺佳志

崔應階雲臺山志序

書本

昔披一統志知東海雲臺山向在大海中聳峙  
蒼鬱雲物幽奇山周圍二百餘里考之典籍卽  
山海經所謂郁洲山一名蒼梧山者其上古蹟  
名勝徵諸事實見於辭章者不可枚舉心竊嚮  
往之後於山左署中識來旬吳生知其確於考  
據且居此山者數世詢其形勝如在目前冀得  
一登其巔庶可以極山海之觀盡林泉之勝也

庚寅冬奉

命督漕淮甸越次年閱兵海上直詣雲臺蓋山居海  
州境東北外而爲海門之險隘內而爲淮黃之  
尾閭河道海防均倚作鎮昔在海中數十年來  
波平遠徙全載陸地上有三元神宮自有明創  
建以來屢奉敕賜我

聖祖仁皇帝欽題廟額祀典攸隆神屢著靈異遠近莫  
不趨禱夫名山古刹神實憑依護國佑民由來  
已久敬具瓣香祇謁爲民祈福見殿宇傾頽深  
爲惻然旣而山僧通許以緣簿呈余乃首書倡

助遂詢及山川風物通許並出舊志及石刻全圖余披覽之下覺志多缺略荒謬而圖亦未詳因思曩者風塵奔走間謁五臺陟九華升衡嶽登泰山躋武彝望普陀或志或圖莫不典覈詳備信而有徵直與名山共垂不朽而諸山神宇炳煥千秋香火日盛此固神之靈爽有以致之而亦未始非文獻表揚與爲表裏也雲臺名勝著於古今合有專志以昭山靈爰因舊志徧證羣書重加編纂以茲山向有州邑舊志山川名物事蹟人文在在可稽不與諸山之僅托栖靈標奇巖壑者比更爲分列門類別立體裁計得書若干卷甫脫稿旋以被召入都倥偬就道會吳生來旬謁送河干卽囑其校訂付諸剞劂雖不敢謂與五臺九華衡嶽泰山武彝普陀諸圖志並垂不朽然采摭事實搜集詞章亦可爲雲臺生色且使三元神宇藉以昭垂異時有與余同志者加以修建則是志也安知不繼諸圖志之後爲有心名勝者備考證之一助也歟

雲臺山附志一卷

吳恒宣撰

吳恒宣雲臺山附志序

本

明顧乾雲臺山志凡職官選舉孝行節烈皆志之非法也壬辰春 宮保大司寇江夏崔公重修山志命余校訂悉從刊削以別體裁州之人謂予曰州志百年未修將來文獻無徵盍存之以備採擇余惟人才風俗之故原鍾山水之靈州志久缺修欲藉茲以存掌故亦有心風化者所樂為也况余有桑梓之誼乎爰別為附志列於篇末以待後之君子

敘錄

下

自敘

松滋謝元淮曰山有專書始於六代而郁洲之名早見山經酈中尉注淮水篇亦及之當六代時嘗僑置青冀二州為節使戎幕所駐則此山之有專書宜也其時如明僧紹者築棲雲精舍於弁榆之麓建元詔書稱其標志高棲耽情墳素夫高棲而耽墳素則在山言山當如葛洪之於幙阜羅含之於湘中矣樂史太平寰宇記東海篇中屢引州舊記及舊經如所載麋家之埭牛欄之村雖義乖雅馴



疑必有所受也今雲臺志乘之可考者以明顧乾為稱首一續於趙訓導再修於崔尙書并樂史所引之舊經舊記且不能舉其辭矧問宋以上乎自崔公至今又一甲子而

宮保尙書陶公按部東海登雲臺之巔周覽形勢迺籌新蹇之方拯海隅數十年之積困如鍼膏盲而起廢疾也三年而嘉師和會東海為樂土焉既修三元之宮建海曙之樓表蟠龍之松

宮保親題翠墨壽諸貞珉而圖經闕略不足以彰名山之靈新志之修此其時矣元淮從事海濱歷

五寒暑晝勤公事宵對丹鉛乃與郁洲書院院長許君喬林商榷類例分任編摩勒成新志十八卷合圖一卷敘錄一卷凡二十卷謹彙括其分門建類之旨自敘之曰禹迹所經都州有記閱四十年光我

文治

神筆自天

御香寵賜新摹

璇題印心大字月璧星珠榮茲福地山祇拜

恩歡呼

萬歲恭紀

恩榮卷第一

宋齊僑置假節建牙

國初封禁迺戍周遮海疆既謚八表一家昔防鯨鯢  
今茂桑麻紫瀾紅波化爲平沙誰歟聽鼓山寺傳  
葩輯建置卷第二

水仙弄兵始有兵事破虜名亭設險乘勢青冀二  
州領以大帥揚郁路衝四戰之地明季烽銷慶逢  
聖世載筆說山鳳苞臚瑞輯紀事卷第三  
鬱鬱蒼梧裨瀛歸墟層青疊黛遙接古胸區別陰

陽顧崔有書謝祿社林新義非誣海中羣山今半  
陸塗沃壤宜禾山人足魚輯山水卷第四卷第五  
鳳城扼南墟溝鎖北東西二路有村十八仙真往  
來十洲之一土厚水甘其田易殖巷犬生菴鄰雞  
鼓翼入山不深樂郊樂國輯城村卷第六

度九龍口躋十八盤埋雲洞濕船石溝乾天窺一  
綫雲畱半欄蟠龍自舞不風而瀾飛泉濺珠方春  
亦寒樓臨海曙夜躍金丸輯勝蹟卷第七卷第八  
靈鷲東飛幡虹切漢前明中葉創茲輪奐桓圭佛  
衣光照震旦豈及我

雲臺新志 卷末  
朝榮邀

天翰世際

昌期人登覺岸輯寺觀卷第九卷第十  
蒼梧草木飛自南方東海松芝金仙餘糧悟正庵  
茗雲霧沁芳何如池鹽其利實長海滋靈液地結  
天漿是真華平是真雒常輯物華卷第十一  
山海之岷仰給鹽筴近數十年幾成溝瘠鮒待蹄  
涔鴻噉中澤  
宮保拯之爲定新格上裕度支困蘇弊革同我太  
平以手加額輯票鹽卷第十二

東海大松生三代前古雪鍊骨靈椿齊年益火不  
爇秦封無緣龍德而隱得全其天懿我  
宮保譽以鴻篇化工在筆此松乃傳輯靈植卷第  
十三

灑灑天墟秦門表界王謨持節觀海稱快東巖壁  
記水簾長挂嶺岫山椒琳瑯金薤卓哉  
陶公冠古書派與山俱傳斯傳斯愛輯金石卷第  
十四

曼卿坡老落落詞源迨明以來世近文繁賞幽品  
勝日出卮言三十六景侈譚三元悉與廓清目錄

僅存衷諸史法志例乃尊輯藝文卷第十五  
根矩保真承烈已隘徐生善幻志朴持戒石室仙  
士不談不對甄錄逸文漫疑語怪尙博騁奇說不  
遺稗薈萃零星亦標嘉話輯叢談卷第十六  
鱗有牛魚草有龍芻金蛇抱筍海神捧珠陽冰陰  
火入水不濡禺臚處淵隱娥字朱摩挲秦鏡解脫  
蜘蛛仿像黠黠不可勝書輯雜綴卷第十七  
咫間多矣衷於一是擇言著潔求全尠毀綜覈條  
貫津逮原委因陋就簡作者所鄙匡謬正俗非敢  
妄訾山靈知我法古良史輯考證卷第十八

於是錄舊志之弁言述新編之緣起是爲末卷合  
以首卷之二十六圖總二十卷嘗讀宋賢南嶽總  
勝集序謂溪山之勝林壑之美必養心於清靜養  
氣於澹泊養視聽於寂寞然後能得其真趣蒙竊  
躋之而感激知遇黽勉公事勢不能比山澤之臞  
然而瀕海荒寒從公有暇遵清白之庭訓安恬澹  
之素懷則所謂養心養氣養視聽者亦何異山澤  
之臞乎且元淮之與名山固有夙契也生長江漢  
佳山水處弱冠遊燕趙觀乎岱宗玉泉之勝歸而  
取道恒山之陽陟大陸望孟門亦足以豪矣旣而

隨牒吳下轉饒滇黔凡石屏之山飛雲之巖大風之洞靡奇不探奉檄奔走遂三十年大江南北有名之山多躋其巔而行其麓不獨離墨善權玉女銅官爲少時遊迹也遊必有詩而於雲臺有志乘之輯則元淮與雲臺之緣更不淺矣其甄采逸典訂正譌闕則許君之筆爲多自有天地卽有此山至乾隆壬辰而此山有佳志又六十年而此山有新志際茲地不愛寶政平人和之會而新志適成其亦天時人事之相因者乎事增文省博蒐精擇或有一得之長大雅閎達君子因而損益之俾雲臺福地光景常新庶不虛徐衢所稱爲宇內四十大名山之一固元淮與許君所深願也

各山之一同... 興... 金陵侯瑞隆局刻

